

以身试得“过敏灵药”，他专去诊所“碰瓷”

每次皆获“医疗赔偿”，最终难逃法网

文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徐传村

说起发生在马路上的“碰瓷”，也许大家不会觉得陌生。但如今，有人却“碰瓷”碰到了私人诊所里——感冒输液，外加自己试药试出的“碰瓷灵药”，不到20天的时间里，贵州男子杨秀端便一连在株洲市荷塘区三家诊所内“严重过敏”。为了逼真，他不仅以身试药吃尽苦头，如此“敬业”，却仍难逃法网。

10月20日，因犯敲诈勒索罪，杨秀端被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。

遭误诊却获赔款，他发现“赚钱”门路

这是一起特殊的诈骗案。

“我们遇到的嫌犯，一般只会损人利己，但这个人每次行骗时都要先把自己弄伤。”10月24日，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徐传村向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介绍，自今年6月12日起，在株洲打工的37岁贵州人杨秀端以“过敏”为由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，一连在株洲市荷塘区的月塘路、华南路等地敲诈勒索了三家私人诊所，前两次共敲诈得款7800元。

杨秀端行骗，颇为“敬业”。“他为了完善骗术，甚至拿自己的身体进行药物过敏实验，有几次服药量过大，差点命都没了。”徐传村说。

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杨秀端不惜冒着丢掉性命风险，依然要“服药诈骗”呢？这还得从今年3月的一场变故说起。

“3月16日晚，在株洲生活了8年的二舅突然患了重病。那时，我才从老家贵州到株洲不到一个月。得知消息后，我第一时间赶到二舅家，送他去株洲市某医院看病。或许是时间有些晚，当我们到医院时，大部分医生都已经下班，在等待了差不多近一个小时后，医生才匆匆赶到。”10月24日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从荷塘区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为2014年7月1日的《刑事侦查卷宗》中了解到，当晚为杨秀端二舅治疗的医生由于经验尚浅，见其在服用过治疗感冒的药物后病情趋于稳定，便只将其诊断为普通的风寒病症。

不想，一夜过后，杨秀端二舅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。“面色变得苍白，呼吸也开始困难，一直烦躁不安，甚至还腹泻、呕吐。”最后，在医院几名专家的联合

诊断下才发现，杨秀端二舅得的是急性肺炎。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，杨秀端二舅的病情已经迅速发展，“当时医生还说，如果时间再长点，二舅很可能没命”。

庆幸的是，杨秀端二舅在医院的极力抢救下，最终转危为安。但由于是医生的失误才让病人病情恶化，杨秀端二舅的家人为此感到很气愤。为了安抚患者家属的情绪，最终，医院赔偿给杨秀端二舅“医疗费用”11万元。

杨秀端二舅尽管遭了罪，但至少算得上有惊无险；而且，因为被误诊还得到了巨额赔偿——这件事，让求职屡屡受挫的杨秀端想到了一个“赚大钱”的办法——“自己假装患病，治疗期间突然‘病情恶化’，趁机敲诈医生赔付医疗费。”

A

三次犯案，巧合之下难逃法网

6月30日，考虑到前两次作案的地点都离家太近，为降低风险，杨秀端来到了位于株洲市荷塘区戴家岭路的新村村卫生室。

和往常一样，杨秀端谎称自己感冒要输液。输液后不久，他再次以上厕所为由将事先准备好的7瓶眼药水倒入饮料中服下。由于这次服用的剂量比之前的超出了2瓶，杨秀端不仅四肢起了分布均匀的红疹，还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

“当时我看到他面色苍白，进气多出气少的样子，马上就打了急救电话。”10月25日，新村村卫生室医生宋佳在接受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采访时称，在等待急救医生的过程中，杨秀端不着急治疗，却“提醒”起宋佳来：“他说自己很有可能是药物过敏，等一下就没事了，但叫我一定要赔他钱，不然就要告到市卫生局，说我乱治病。”

尽管杨秀端说自己没事，宋佳仍不敢掉以轻心：“因为他的症状比一般的药物过敏患者要严重得多。”此时，宋佳想起了同样在开诊所的朋友贺一鸣。他随即给贺一鸣打电话询问情况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和他有过相同的遭遇。

“贺一鸣说，就在半个多月前，他也是在给患者输液后，对方出现了强烈的药物过敏反应。”沟通中，宋佳越来越觉得贺一鸣所说的患者的长相体征与杨秀端非常相似。心存疑惑的宋佳叫贺一鸣马上赶到自己的诊所来确认情况。

半小时后，匆匆赶来的贺一鸣见到了杨秀端，双方都是大吃一惊——如此一来，杨秀端的骗局也被拆穿了。随后，宋佳立刻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

经查明，杨秀端此前已有多次案底，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5月21日因犯盗窃罪被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三千元，2013年10月21日刑满释放。

法院认为，杨秀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多次强行索要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。杨秀端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执行完毕后，在五年内故意再犯，将以累犯的罪名，依法从重处罚。杨秀端在敲诈宋佳的犯罪中，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，系犯罪未遂，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。案发后，杨秀端能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，是自首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据此，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。

(为保护隐私，文中除杨秀端与法院工作人员外，其余均系化名)

D

为求过敏以身试药，数次“差点没命”

假装患病，这对于曾经在大学里学过医的杨秀端来说不是难事。但关键是，如何在治疗期间让医生“误诊”？又该怎样让自己的“病情恶化”，还不引起医生的怀疑？

为此，杨秀端一直苦苦思索办法。今年4月22日，他从长沙市某三甲医院的网站中看到一则“招募身体健康、无传染病史者进行试药”的广告。

通过广告，杨秀端了解到，此次所试药品为“白蛋白干扰素”，还有一个测试药物过敏反应的实验。只要体检通过，服用药物后在医院免费住院一周，即可获得2500元报酬。

学过医的杨秀端知道，每一种新药在批准生产、推向市场使用之前，都必须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，而人体试验中的一项就是在健康人群中进行。尽管听上去十分危险，但相对丰厚的报酬对杨秀端来说却是不小的诱惑。

这个“机会”，让杨秀端心头一喜。

在荷塘区法院的《刑事侦查卷宗》里，他如此解释：“不但只要吃点药就能轻松赚得几千元钱，还可以通过测试药物过敏反应的实验，找到让自己‘病情恶化’的方法。”

为了参加这次试药，杨秀端心急火燎地赶往长沙。通过这家三甲医院的体检后，杨秀端拿到了一份《自愿试药协议书》，协议书介绍了测试药物的内容以及对试药风险的评估。明明事关自己的健康，但杨秀端“甚至都没有多看，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”。

杨秀端的试药过程很顺利，但在测试药物过敏反应实验时，他很快出现了发烧、头痛、浑身起红疹等症状。尽管被折磨得不轻，杨秀端却几次拒绝医生的诊治，始终待在实验观测病房内。

杨秀端的坚持一度被不知情的医生视为“敬业”。不过，只有杨秀端自己知道，“有时趁病房没人在，我就偷偷记住那些会导致身体过敏反应的药物成分”。

一周后，杨秀端出院了。顾不上休息，杨秀端便用试药赚来的钱，辗转多家诊所，终于弄到了致敏药物。但当他鼓足勇气拿自己做过敏反应实验时，却惊恐地发现，服用这些单一的致敏药物后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，严重时会让陷入昏迷，四肢浮肿，甚至有几次“差点没命”。

直到今年5月，一直无望的杨秀端终于迎来了“转机”——“我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称，‘在输液期间若服用某品牌眼药水可产生类似于药物过敏的反应’”。

为了验证消息是否属实，杨秀端很快前往诊所，谎称自己患有感冒需要输液。输液完后便买了眼药水回家“做实验”。结果让杨秀端惊喜不已：“连续服用五瓶眼药水，几分钟后，全身出现了红疹，有时还会出现胸闷、心跳变缓等症状。”

B

输液时喝下“灵药”，“碰瓷”屡次得手

找到合适的致敏药物后，杨秀端很快确定了要去行骗的诊所。

“因为那家诊所离我家比较近，诊所的医生我之前见过几次，人比较老实，好下手。”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通过荷塘区法院的《刑事侦查卷宗》了解到，6月12日，杨秀端来到了位于株洲市荷塘区上月塘路的一家诊所，找到了医生贺一鸣，表示自己可能发烧了，要求治疗。

可贺一鸣几次为杨秀端测量体温后，都认为杨秀端的身体状况正常。原本贺一鸣只想开些药让杨秀端带回去服用调养，不想，杨秀端却主动提出“为防万一，还是打瓶点滴保险些”。

既然是患者主动要求，贺一鸣也就照办了。输液后不久，杨秀端便借故肚

子疼要去厕所。让贺一鸣惊慌的是，10分钟后，从厕所回来的杨秀端突然像抽风似的，猛烈地打寒颤，不停地呕吐，四肢更出现了红疹。

难道输液出了问题？贺一鸣也懵了。他的直觉是杨秀端出现了药物过敏反应。见情况危急，贺一鸣立即将杨秀端送往株洲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。

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徐传村介绍，当时，杨秀端的症状让负责抢救的医生也觉得严重，好在一番救治后，杨秀端的情况总算稳定下来。

“等我的病情好些后，我就故意对他发火说：‘老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好地打点滴，怎么会这样？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，我可能就死在这了！’

当时，贺一鸣只是不停地道歉，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骗他。”

而让杨秀端吃惊的是，“说了贺一鸣几句后，我还没提要求，他倒是很愧疚地提出要给我医疗补偿。还说看在熟客的面子上，让我不要将事情传开，以免影响他的生意”。最终，贺一鸣承担了杨秀端的全部医疗费用，还额外给了杨秀端4800元的医疗赔款。

三天后，尝到甜头的杨秀端再次犯案，在株洲市荷塘区华南路一家私人诊所以相同的手段敲诈了医生刘晓3000元。

但让杨秀端没想到的是，两周后的一个巧合，就让他吃苦受罪研究来的骗局落空了。

C